

資治通鑑

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劉勰擊薛勣薛勣妻薛氏等皆為國勳勰妻薛氏等皆為國勳

劉勰擊薛勣薛勣妻薛氏等皆為國勳勰妻薛氏等皆為國勳

唐紀六十四 魏開遠因數國月盡舉
雖大流落九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搦慎勿與戰被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謂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且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之食令婦人接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

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奔寨遁去官軍即可追逼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心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劍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劍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劍不肯入士卒皆譁譁劍必不為稹用但劍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劍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鄭度使仍厚有賜與燕巖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見之支移也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劍為洺州都知兵馬使劍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稹召之劍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歎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貨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

綸四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榷糧輸之不
 能充皆怙不妄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弃不用溪
 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王之裝問所將兵
 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
 為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
 歸國并告刺史崔振振從之丙子振問閉城斬城中大
 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間之亦降先
 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
 商軍將至洛州王到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
 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
 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
 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劉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
 磁州開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
 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
 魏奏邢洛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
 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
 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
 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
 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
 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
 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

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
 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
 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
 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
 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
 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
 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
 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
 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
 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
 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
 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
 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
 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
 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
 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
 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
 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
 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
 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
 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圍收稹宗族
 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

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摩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淮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瑤之子岸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因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勸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驂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杜棕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圍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救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

諸高班告身在此脫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曉乎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劉之戌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揚志誠遣

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
 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
 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
 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
 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
 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
 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
 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重可武等至京師
 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
 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
 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之餘罪然憲宗用之
 於前武宗誅之於後巨愚以為昏失之何則賞茲非義
 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
 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
 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
 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
 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
 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後下詔
 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誠
 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本高
 文端王釗等就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
 甚眾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警無

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
 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
 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
 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
 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
 地父宣懿太后祔廟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
 禮誠宜亟行至於微無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
 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
 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知歸唐又與室韋
 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
 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此
 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
 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
 十年太和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如宰相縱去
 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
 裕又使人於潯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
 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
 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
 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鎮被報至僧孺出聲
 數恨德裕奏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
 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
 史 上幸鄆校獵 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

宗閣長流封州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為河陽節度使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庚
戌上謁太廟辛文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築望仙臺於
南郊 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 以秘書監盧弘宣為
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
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詔賜粟三十
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
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
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節度
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
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
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
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
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
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
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
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所之弟也 李德裕以
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
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

黃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八

嫌 夏四月壬寅以陝號觀察使李拭為冊黠葛斯可
汗使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柩城之外 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崔鉉罷為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
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冊黠葛斯可汗
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上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
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每寺留僧二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
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
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摴護扶僧皆勒歸俗寺非
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
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
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十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
裝村饑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
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
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
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
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
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皆從之 八

二四五七

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祿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云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義閭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楊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

望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屬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官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二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怒愈甚 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牟正旦朝會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違尾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朝廷雖為党項置使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邈盛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

光項使 上疾久未平以為漢火德改洛為維唐王德
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上自正月乙卯
不視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妄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
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
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
言以為戲笑號曰光叔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
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
冲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
政事令權甸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
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家宰十
如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
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
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
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
之莫不驚駭甲戌賤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
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
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沈羅浮山
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
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
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漢為雍王溼

為雅王滋為莖王沂為慶王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
宗神主於大廟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
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
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眾稍稍降散及凍餒死
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
特勤遏捻為可汗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
端陵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
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中授之武宗崩才人
即縊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以楮
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
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復為
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
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
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以
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
族孫也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
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
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鄰道兵
討之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
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
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

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遠命掩而祭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揮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汪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襁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以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若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父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撤樂出宮女織鷹隼止營繕

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踈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踈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兩降長則誅罪戮致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威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犯罪無冤可雪忍凶險僥幸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章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及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己酉積慶太后薨氏崩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

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黜吳斯英武誠明可汗使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輿不去誰也對曰今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次子緝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緝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緝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求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知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

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元帥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貶貶播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已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過捨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過捨等過捨聞之夜與妻爲祿子特勒壽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尾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負御覽五卷上之常真於案上 立皇子澤爲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紫微

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東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監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子也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官王暉賤向容令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附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暉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曰敏中召暉詰之暉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建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暉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暉爭辨方急墀

舉手加額歎暉孤直明日暉坐貶官 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為賀州刺史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曷日之功朝廷以蒲孟政三鎮酬之足矣除左神武統軍雄快然而薨 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細之孫登進士第為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顥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諡

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吐蕃論恐熱遣其將
恭羅急藏將兵一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拔懷
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
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
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館史詔修撰杜牧撰丹遺
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二
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
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
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
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吐蕃秦原安
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
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河東節度
使王宰入朝。從其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
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
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
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
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
扶同平章事。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
其子節度押牙直方。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
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
檢校右僕射。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五月。徐

州軍亂。遂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
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卒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
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

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為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
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震懼。胡慶方復
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涇原節度使
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
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
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
詔邠寧節度使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
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
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
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
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為
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贖邊陲。委度支制
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
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
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劔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
力收復。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西川節度使
杜棕奏取維州。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
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

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

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游獵軍中將作亂直

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琳

為留後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

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

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故題神主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

卒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禮部奏請特讀聖製集賢堂書閣內閣閣會堂三書

食實封積賜錢萬緡巨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 數非盡屠 維寧開元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

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

節度使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力焉由是恩遇

冠諸官者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

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

植親吏畫倖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與元贇交通之狀

再貶常州刺史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

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權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

白敏中判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琳薨軍中表請以

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為留後九月丁酉從

之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戊續不已

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戮之

子也 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閩南

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

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于燭盧鞏

力將兵據犍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

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罷字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字逆戰敗死婢婢糧之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間婢姆奔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剽則其羸老及婦人以粟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瑒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管慰使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幾之弟子也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朝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謀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上頗知党項

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怒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勸党項由是遂安福右之弟也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空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鄯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許之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為左庶子充鄯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為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徐之弟也初上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其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願以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已就安帖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飢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安季季稿存論於銀夏境內授以開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於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

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靈夏鄆鄆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鄉由邊將貪鄙置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眾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眾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承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眾欲為邊患會夏雨乏食眾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鄆州六月立皇子濶為鄂王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情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有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

吏量加搏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谷山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蓬果羣盜依阻難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鄆寧節度使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鄆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長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殿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

軍但遣一使者可乎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以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鄂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之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爲西川節度使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爲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景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六月壬申先以誠爲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 雍王漢薨追諡靖懷太子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

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爲河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爲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論以禍福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爲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獫狁昌資二州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宗子惲爲棟王 十二月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隨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鬻一折答五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沉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邳閩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其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辛盧河中

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太右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其眾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捕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 二月申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負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勳負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表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祭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

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如此食豈易得上獵於死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上獵於死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

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

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鍊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昇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在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纒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誅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重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者滿當能詣府乞留故此折佛龕謝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襲厲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誠還邠州先是以前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於寧州至是南山平夏党項皆安感鹽武三州軍食足故令遷理

所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以輪差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上聰察彊記官中廨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瀆汚帛誤書瀆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趣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趣分語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之弟子也性下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為太子太傅分司九月乙亥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為浙東觀察使詢傅師之子也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闕闕醫工劉集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

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脉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監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渥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江西觀察使鄭抵德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甲午以抵德為賓客分司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昏姻稱臣奉貢比邊無警會昌中虜庭喪亂可汗奔亡屬斯臣當軸遠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虜歷今為可汗尚萬安西侯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上以京兆父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史恣橫為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澳曰欲實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

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碎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
 戶耳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縉我不置卿與
 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
 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
 以為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
 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廩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
 之詣廩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廩信之夜設
 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
 呼曰韋廩有異志令我祭天廩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
 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遷者怪術士服鮮衣
 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廩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
 家財求我耳事上聞秋九月上召廩而詰之具知其冤
 謂宰相曰韋廩城南甲族為藪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
 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廩永州司馬 戶部侍郎判
 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抵德聞之與
 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
 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冬十月乙酉以顥為
 祕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
 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嗚祿登里羅日
 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
 使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

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
 得親事七廟也空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
 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此薄景讓敕於靈威會
 善二寺置戒壇諸道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
 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
 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
 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
 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
 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
 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
 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
 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八
 世孫也 內園使李敬寔遇鄭勣不避馬劾奏之上責
 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
 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
 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
 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
 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
 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
 它故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
 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玘仲郢之子也

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爲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爲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爲安南豈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爲安南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爲容管經略使 甲午立皇子灑爲衛王灑爲廣王 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上或指物使之口占幕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踈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匪眚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爲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好登樓彈射人以爲樂衆欲逐之

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戍寅以紹懿爲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旣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衆居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勣以疾辭位壬申以勣爲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爲節度使

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傳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深斲其外泄城中水墜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教士卒其銳頃之南蠻大至屯錦田步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言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僚耳非為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贏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 初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瑒為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為河東鄧度使手詔徵入朝瑒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瑒回平章事瑒仁軌之五世孫也瑒與程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妻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采移宮人於諸陵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頷

方士樂已覺躁渴而外人未扣疑忌方深聞之愧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 庚子嶺南都將王令褒作亂因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曠鐵轉運使夏佺攸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瑒薨瑒病篤猶手疏論事上其惜之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倣之從父弟也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邠道兵討亂者平之 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棕殺都押牙王桂直琮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遂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兵六千其旁七詔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邊於是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遂觀察使鄭薰薰奔

楊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委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賦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率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探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滋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式離間其親黨守滋走死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又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河南比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家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

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悻悻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使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從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遂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崔鉉奏克宣州斬東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卿韋宙父冊有惠政於江西以宙爲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

為宣歙觀察使 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激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論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汀州季友請夜帥其眾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於江西以季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

三州隸大同軍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求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教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郵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賊季榮於嶺南 六

月癸巳封憲宗子煬為彭王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以不建東宮上餽醫官季文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

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耐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蹕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權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諫之謂之小太宗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

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季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孫也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眾百人浙東驍勳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

百合台州軍共討之也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測自其子滿願招權受賄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改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章皇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羣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傭人浸多杜棕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妻付焉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其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各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 訖徐蓋 止
勅編集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 訖徐蓋 止

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屠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獲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又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旼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通書幣求為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朝號宣宗丙子白敏中入朝陞陞傷腰有輿以歸 鄭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真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祇德始令屯郭門及東

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抵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
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
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
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
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抵德懦弱議選武將代
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
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在安南威服
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
觀察使微抵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
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官官侍側曰發兵所
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
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
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
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
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
之裴甯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致散將樓曾衢州十將
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
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類醢况貨財能保之乎
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
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
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
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倖其少壯餘老弱

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裴甯方與
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
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
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楫
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
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
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
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
矣明日議之晔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
軻在賊中賊客之軻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
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
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
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
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又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
人至西陵裴甯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
所爲且欲使吾驕急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
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抵德置酒曰式主軍
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坐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
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抵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
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
先求還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計會能帥所部降式

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武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武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之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武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武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父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武既犒飲又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誦賊遠近衆寡武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捕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

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已酉貶譜爲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與封還貶譜救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責貶之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二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殺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師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襄甫曰晔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轄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蠹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

容將水軍巡海滋思益等馮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
 虞水軍遂至皆奔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
 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刻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
 成擒矣裴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眾尚萬
 餘人卒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畷村賊將王臯
 懼請降 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
 來賊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剿滅亦可閔傷
 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裴甫於南陳館斬
 首數千級賊委奔縮帛盈路以緩追者蹶跌幾令士卒
 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
 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
 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
 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間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
 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
 其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
 戰三日凡八十二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
 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
 又三戰庚子夜裴甫劉毗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
 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
 至越州式腰斬毗慶等二十餘人被甫送京師刻城猶
 未下諸將已攜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

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
 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
 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
 請曰其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
 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
 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
 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
 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
 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
 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探利兵遇敵且不
 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封
 憲宗子怙為信王 八月裴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
 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
 盜為憂夏彥玖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我與式書
 曰公專以執裴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
 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萑薨 九月白敏中
 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癸酉右拾
 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
 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空賜哀閑贈以一官冬十月
 丁亥赦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己亥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彥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
 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棟王惲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襲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十七日上奉佛太過忌於政事嘗於威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傲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爰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練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延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隸象二州容管隸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

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道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披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孺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覺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尉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彥孜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襄甯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潘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礫四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稔自寇孽消頤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充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詠爲救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旣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救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救賜自盡以柱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侑爲魏王佖爲涼王佖爲蜀王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爲新王憲宗子憤爲榮王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救發判南湖南兩道兵一千柱管義征子第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章由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救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

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翼王縉薨是歲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功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石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構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

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連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僚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琬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不形憂聞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

力望節器遊以待遠人又安未晚非聽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南

慶雲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懦巨無將略請任
 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
 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畢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
 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詩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
 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
 部侍郎楊叔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與左軍中尉楊玄
 价敘同宗相結故得為相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
 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發
 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
 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
 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
 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
 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
 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
 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饑饉者皆泝湘江入潯渠灘水勞
 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
 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
 司以和崔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
 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
 屯容藤州藥王滋蕤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
 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
 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
 得申救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
 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
 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點莫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
 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
 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高為左拾遺乙亥左拾
 遺劉蛻上言馮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
 居郎張雲言馮父絢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
 由馮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馮父絢執
 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馮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
 直 辛巳廢宿州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
 隸焉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
 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
 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嶸為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
 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絢為其子馮訟冤貶
 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敕曰雖嘉蹇謬之忠難逃
 疎易之責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萬州刺史喻士珍破

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邊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監鐵轄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鄰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合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充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樓櫺甬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請將請夜分道斬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問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之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寬同平章事寬復之孫也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

因罷鄧頗多逃匿且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賊之殺獲甚眾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眾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疾攷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官官多與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成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竦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蓋至至時王皞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諸道進私白者閩中為多故宦官多聞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龍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寬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瓌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 楊收建議以蠻寇積

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
 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進節以
 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嵩州刺史
 喻士珍貪搶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嵩州兩林蠻
 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
 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 六月高璩
 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
 月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晉王 高駘治兵於海門未
 進監軍李維周惡駘欲去之屢趣駘使進軍駘以五千
 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駘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一
 卒以繼之九月駘至南定峯州蠻眾近五萬方獲田駘
 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獲以食軍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
 太后鄭氏崩

我見節度使當抗禮 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
 皆憤怒福乃命粹而殿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
 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
 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
 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
 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
 言竟而薨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辛巳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斬王傳 五
 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 六月魏博節
 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暉為留後 以
 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
 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文趾以范昵些為安南都
 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
 州高駘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
 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駘
 駐軍峯州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雅代駘
 鎮安南召駘詣闕欲重賂之晏雅智與之從子也是月
 駘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 秋七
 月以何全暉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
 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路屢有請託收不能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
 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論恐熟寓居廓州糾合旁側
 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
 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三月戊寅
 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嵩州東
 蠻浪替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里籠部怒南詔殺其父
 兄導忠武戍兵襲浪替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
 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
 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

盡從玄忿怒以為叛已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麻州生擒論恐執先別其足數而斬之使自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突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聞懼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道去駢又被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人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始將十年至長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

常近五伯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霸產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惟弈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暉為節度使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中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五月丙辰踈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遽降一等 秋七月壬寅斬王緝薨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焚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駢馬都尉于琮同

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施衣物使巫祈
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
嚴譖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
八月庚寅收收端州司馬 九月上疾瘳 冬十二月
信王炳薨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蒙聖製麟圖卷之五
穆靈鑿鑿旨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六十七 起者雍因改蓋曆
維赤符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
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
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
刺史允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
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
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數
用如此 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
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憤
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
敷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
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敷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
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
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
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
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
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
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

止剽掠以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齊代鎮交趾從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公江東下許信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須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相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且高郵岸峻而水深然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秋舟以塞其前以動兵威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懼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鐵刀等都窟匿者又請王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已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愔驚之第也先是朝廷優載崔彥曾慰撫徐卒擅歸者易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救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信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又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

網羅為天下笑烏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踏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况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第五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遣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超足可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友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渡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眾心仍乞速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闔城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穢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交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棄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計其子弟二難也杖軍鈞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

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一害也所過剽掠
 自為甲兵招納二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
 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潘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
 以支梧四害也逼督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
 從之則銀刀之東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
 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
 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卒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
 千人討勦勦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
 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
 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入望宿州出兵符
 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
 敢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
 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
 擊之遣人變服召薪以誦賊曰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
 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
 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
 潛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
 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淮水上
 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
 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聚聚
 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遂
 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勦

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
 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
 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
 將圍城會大風賊以大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
 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
 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
 更探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
 為盜以千緡贈張敬忠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
 明且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
 饑乏賊棹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
 至陳者皆走入彼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
 出夾攻之自千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濱賊
 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
 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
 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
 淮水踰山趣彭城其父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
 求救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
 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
 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
 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
 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十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
 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劉

而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執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勛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吏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千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戍戰請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祿趙可立為都游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十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十人屯泗州梁丕將十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登益皆倍道歸之聞益鄆兗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助詐為崔彥曾請節鉞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徵桂州將士

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瑩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瑩回自引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愔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兩下賊死者數百人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越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教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越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二十里大陳甲兵號令全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冥道偉於毬場使人詠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詰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表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讓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擊家避之愔曰安平耳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讓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讓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讓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讓急棹小舟得入愔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愔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

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鄉道開闢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來自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早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誠當恭順蓋禮以事天子外戰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矣卯勛聞勛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勛使至但責崔彥高及監軍張道謹取其官勛大失望遂囚勛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鞠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勛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謹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謹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空往何益謹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謹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

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表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謹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自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謹乃回望泗州勸吳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頷行謹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以入城還去則便謹遂之隨得其驍擊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謹曰臨陳吾言感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奮之謹素多力衆不能奪謹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比勒兵擊賊陷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輔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兵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魏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程行約將四十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共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敗程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

與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幾萬人
承訓以聚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
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盧北侵沂海
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
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
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第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
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
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謙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
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
而出明且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
之賊舟重行遲謙舟輕行疾力闖三十餘里乃得免突
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
無聲問或傳已陷謙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
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載
可帥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帥
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中賊少拜於
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帥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
且惟空城可帥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
兵數萬疾徑奔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
士觸兵及潮淮死得免者幾數百人三器械資糧車馬
以萬計賊傳可帥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
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

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復軼遣使詣勛諭許
為之請即賊勛乃自兵後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
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
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乞其路復絕勛益
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者速得而復失成
而復敗多矣况未得而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
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
乃使其黨散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
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計取其七八坐匿財表宗
者數自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
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感苦之不聊生
矣王晏確兵數退朝廷命泰寧節度使苗勣代晏確
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夫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
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蕭
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
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成四境城中
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死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
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校悍而
兵多謀賊勛自為符識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
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
舉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

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王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窻戶皆飾以雜寶并欄藥臼槽置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它物稱是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非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各棄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懼其疆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募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迎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眾死戰各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悁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悁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曩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益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

流離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賊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二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澳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槓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二萬人破承訓龐勛討之己亥弘立引兵度雒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跡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雒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吳季奔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救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信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弃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為威王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

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奔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肩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聞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瑤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相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則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縫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匪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旌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讓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鐵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讓命以長义托過自卯戰及未幾寡不敵官軍不

利賊縛木於鐵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讓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鐵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信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校而受之時魏博軍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內申引兵發徐州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分司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潰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殺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糗麥乏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西軍震恐乘此聲勢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

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林馬整殺設伏以待之內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曰徒覩官軍勢盛豈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築城驛勛初起下邳士豪鄭鑑聚眾子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 六月陝民作亂遂觀然使崔莛莛以器饋自矜不親政事民訴莛莛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莛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期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獨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勦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兵圍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充

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果自亂也勛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三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洺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雅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斷縣去蒙李衮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致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致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致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薨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曰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覺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致擊豐破之乘勝

攻徐城下，邱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才夏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信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宜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實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赦拜御史中丞。賜遺其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校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素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

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奔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成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勉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澗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斷將濟水，李委發橋，勛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添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悛為義成節度使。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謙為亳州刺史，謙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凡第五

人皆遠賤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李縻頊通
 賂遺左右用事李德令陳蟠史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
 咸一家可贖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更上怒
 流蟠更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使者楊酋
 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
 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
 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財以百萬計戍卒怒
 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
 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
 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焉
 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萬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
 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
 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充海
 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充
 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眾乃覺之遂隨捷為
 縱兵焚掠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
 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勸兵拒之
 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
 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爭
 也寶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
 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楫爭度忠武徐宿兩軍
 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

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勸兵出戰滂遂
 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且復戰吾屬盡矣
 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與
 擊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窟
 匪山合敗軍所在焚掠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府皆散
 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
 顏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蕭學蕭德壽奏獲盜首田德營種國觀卷之三 貞觀實錄

百篇樂意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六十八 起上章攝殺務盡 系北漢繼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唐孝皇帝赦天下 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城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兩則戴箕蓋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汙溢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桶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實給至是揭榜募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至雀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角勝祭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營彭州人也戊午繼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覓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路巖臺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迫梃不進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貨獲不時上功辛酉貶蜀王傅分司尋再貶恩州

司馬 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

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相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簡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繁往見之杜元忠授解書二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突西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詢援軍且趣之特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實勞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則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實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再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請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發焚城東倉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朝蠻各梯衝四而攻成都城上以鈎鑿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

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怪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繭重水濕而屑之以為蓬置入其下舉以抵城而斫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敎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誼足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蠻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覓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章皇詔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皇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蠻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皇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矣已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戈刀白梃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十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巨楊定保請支詳請和詳曰且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

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驛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并遷橋是夕蠻自屍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比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其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穿斬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非却南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沔州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族曠招諭之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魯為西川留後光州民逐刺史李翁翁翁翁奔新息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且加嚴誅以懲來者上令百官議處置徐

刑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室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致女回乘輿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鄒因攻守結黨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容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監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為脩短之期人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又滅將士二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推大將韓君雄為幼弟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之請旌節九月庚戌以君雄為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庚申救曰苟無黨害何至於斯惡貫盈死

有餘直且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已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謩守於嶺南皆坐與劉瞻親善為辜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當扶之子也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週謀誤投毒藥內子貶贛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咎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璘坐為瞻所擢用亦貶汀州刺史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驪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驪州司戶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賈為節度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 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丞吾上將軍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喜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沃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斛餅飲四十素駝以飼休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吉可及作數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其首飾以絕八百以為地不舞罷珠璣覆地以魏博留後韓

君雄為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李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沒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戲能徐舉笏對曰鄉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坊衛巖甚慙能汾州人也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鄩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李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曾為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申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二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戶部奉天趙隱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與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為諸衛將軍 夏四月立皇子保為太子呈傑為壽王倚為睦王 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乙亥閤門使田獻銘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僕少卿崔

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敗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也裔休仲之子也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普王傳分司韋保衡諱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泚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揚前中書舍人封君卿左諫議大夫揚勳癸未貶工部尚書嚴郢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濟李濟鄭彥特李彥皆貶之湖嶺之南坐與琮厚善故也貶漢之子盡真之子也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瑄為涼王府長史分司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表州刺史瓌瑋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為節度使

韋保衡欲以其舅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堯遣人示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璋為宣歙觀察使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據 冬十一月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振武

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朝廷不能平洪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補疾不起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遣救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鬘幢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

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綠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極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密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叢中書令

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奔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汪際因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又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

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已諧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

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為人保衡皆擯斥之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曹王儼庚辰制立儼為皇太子權句

當軍國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寧殿遺詔以韋保衡攝家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關東河南大水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諡曰惠安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

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叢

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宗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駘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做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尋賜自盡又貶其妻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文為賓州司戶所

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雅為涪州司馬承雅馬錫之子也癸卯赦天下西川節度使路巖叢喜色遊

宴委軍府政事於親東邊成郭鑿等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嚴荆南節度

使咸善潛知其故遂云命以右僕射蕭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

再敗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 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倉者僅逢實為麪著槐葉為糜或更衰嘉慶小難采拾當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乙叔州縣應所久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粟未牙繼以桑柘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揚收賜死之榻也邊威郭魯捕得伴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久

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廟號懿宗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饒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狀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密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還為相鄩內懼秋八月丁巳朝野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為鄩為之也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羣之從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其母彥昭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杖衣見彥昭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轆轤王侍郎母子必將鼠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疑由是得免 冬十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勣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為留

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
黎州刺史董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
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
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
日景復陽敗走蠻蓋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
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
度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
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
與唐夾水而軍詠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
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 感化軍表募盜寇掠
州縣不能禁救充鄆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
黎州入印峽關攻雅州大度河濱兵奔入印州成都驚
擾民爭入城或比奔它州城中大爲守備而斬重比鄰
時嚴固鑿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李叢善云非敢爲寇
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千年爲說人離間死抑之事儻
蒙聖恩於恤當還與回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
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懼怯欲許之楊慶復以
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
言屢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湯
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
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以韓簡爲魏博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二

留後 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虛減折糶錢民相帥
以白挺毆之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
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人斬之 初回鶻屢求冊命
詔遣冊立使郝宗晉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嗚末所
破逃遁不知所之詔示宮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
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
相才猶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
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
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康平日久人
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
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辛巳上祀
圓丘赦天下 高駢至劄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
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稀空奈何駢曰吾
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讎犯
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擁積城中生死共處汚穢
穢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
復當業棄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
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
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郿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
還救止河東兵而已 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
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

二五〇三

事遊戲政事一委令收呼為阿父令收頗讀書多巧數
 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
 果食兩盤頭上相對飲鴨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
 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收
 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
 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高駘至成都明日發步
 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數十人
 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崃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
 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
 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駘召黃景復責
 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駘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
 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莫
 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各處構奏稱如此則蠻益驕
 謂唐無以吞官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
 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駘及嶺南節度使辛謹詔使錄詔
 白牒與之從之 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為節度使
 去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救往救
 援未至成都蠻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
 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掖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
 之眾然後定 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
 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駘至未令納牒又託
 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重稅突將皆忿怨駘

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
 馬散小臣曰蜀兵懦怯令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
 皆恥之又素聞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令民聞皆
 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刑罰
 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
 廷駘走匿於廁間突將索之不獲天平都將張傑帥所
 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突將撤前牙儀注兵仗無
 者奮挺揮拳乘怒氣力闕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
 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遣人招諭許以復職名廩給
 以之乃首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
 時方脩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諸府云
 已誅亂者駘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接謝突將悉
 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
 中嚴兵自衛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
 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
 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
 收黨眾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
 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
 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徹薨六
 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
 駘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戶而
 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

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執手大罵曰高駉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不糧激成眾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究抑汚辱如我今日驚憂端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就戮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駉復欲盡族之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駉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高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寬甸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業善騎射喜任俠祖涉書傳屢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仲武使茂勳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貞言者幽之宿將為軍士所信服茂勳潛殺貞言聲云貞言舉兵向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衆乃知非貞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茂勳為留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八月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 九月左補闕董

禹諫上游敗來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詔盧節度使李愬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馬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復恭欽義之養孫也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 回鶻還至羅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羅補祿入貢賜採接綸萬匹羣盜侵濠州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李勣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二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比境復有盜起留使扞禦宴等不從喧譟趣鄆州都將張思恭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殺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官慰一切無得窮詰 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賜海沅節度號秦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盧龍留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罷為太子

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讓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流木夾以遺駢稱賀瑤燦西川節度使薛能驕慢駢送瑤亨節甲辰復牒南詔數其有累聖恩德暴犯邊境瑤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

原州刺史史懷揆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賜皇武感化節度西州防撫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夾防

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 五月昭王

訥薨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節度使 六月撫王

絃薨 雄州地震裂水涌環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

秋七月以前蘇州刺史高傑為左驍衛將軍充緣海水

軍都知兵馬使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 加魏博節度

使韓簡同平章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

之仙芝王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

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

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

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

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官以

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

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鄆靈節度使李貞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

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

州執刺史王鐸鑰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

家逃出城之西救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

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將屯中牟擊

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鄆 西川節度使高

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

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覽堯之還

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堙平之無得為坎塹以害耕種

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拊掖而功辦自入

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

詔揚誓久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

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

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

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

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

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

信用其言 王仙芝攻郟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温州

刺史魯寔請降寔屢為之論奏救郟詣關郟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廷不許以郟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

劉勣奏求益兵威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
 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
 之後仙芝愈肆猖狂魯陽五六州廢糜數千里未感
 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无所不服今澆留老州殊無
 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勸董尊必望風退縮若使賊陷
 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
 良將官死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
 為行營都統瑒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
 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交南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
 寶瓚宗閔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為桂州觀察
 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驍橫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
 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
 之謀強取兩使印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詔禹謨
 并按之禹謨徹之子也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奉尚
 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玄价之養子
 也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
 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歛
 兵不歛許為之表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
 延仙芝及董集輩三千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
 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昔年卒誅之
 今仙芝小賊詐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奸宄王鐸固
 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

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縱渥等皆棄未退
 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監言橫行天下今
 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
 首其眾譁譟不已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
 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赦使奔襄州錄
 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
 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端緒學義錄卷之二十三 高麗國書王言金寶計

晉勳參察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六十九 起強國作區蓋上章周 初十月凡三年南時

傳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春正月王郢誘會寘入舟中執之將士從寘者皆奔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朱結為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道兵分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結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鄭州殺節度使薛崇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僞拓亦號大封人法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讓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成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有詔許之讓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成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瓌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救以實為金吾將軍於是

鄂黨離散郢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逼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皆平瓌請之從曾孫也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 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福貶碭懷州司馬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 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為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 初桂管觀察使李璣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璣不能從及璣被逐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為國子博士 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樸使樸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數以彥璋為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湓江為水寨剽掠如故 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遷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留止四日闔境震驚秋七月遷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按誅之 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慮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澠川養疾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認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

崔福素有政聲以嚴肅爲勵卒所逐朝廷與負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情之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爲刺史詔宗誠詣關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偕隨州執刺史崔休偁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賊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鄂忠武大將張貴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開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恆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 鄭畋與王鐸屬擄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復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偕擄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交整併資糧賊往來于吳塗及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援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蓋以自勉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成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日疆土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寇忽至何以杖格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耻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復藉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河中軍

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瑒爲河中宣慰制置使 黃巢寇掠斬黃曾元捨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東去 十一月己酉以竇瑒爲河中節度使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談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待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眾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勳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質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早裹而行將佐請知溫環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不暮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眾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撤遣者亦萬人救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

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庚戌以西
 川鄭度使高駉為荆南鄭度使兼鹽鐵轉運使 振武
 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成蔚州時
 河南盜賊遽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蓋忠與牙將康君
 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
 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
 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更冠
 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立與唐
 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
 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若麟潛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
 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蓋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
 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累
 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
 是蓋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
 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
 二月庚午至城下眾且萬人也於關雝臺下壬申蓋忠
 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發酉蓋忠械文楚等
 五人送關雝臺下克用令軍士噉而食之以贖其駭
 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
 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漢命臣請
 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
 昌諭克用會得其妻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

使詔國昌諸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貶楊知溫為荆
 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
 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
 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攻元王霸署
 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
 節度使張揚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
 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
 管赦荆南之功也 二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
 元裕屯荆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
 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淮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
 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官闕以
 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
 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
 裕將兵征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鞏轅伊闕河陰武
 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
 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
 光引兵救宣潤 湖南軍亂都將馬傑逐觀察使崔瑾
 瑾鄭之子也 黃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
 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
 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貧

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來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仗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曹師雄寇湖州鎮海節度使裴瓚遣兵擊破之 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言據洪州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英牒中書請為差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惰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詰置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發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辨詔諭解之澹與之子也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軍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挾臂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比罷為太子賓客分司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沅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乞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稍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邕州大將杜弘暹段璩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

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宣武及許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滌發民墾晉陽己未以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妮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滌遣馬步都虞候鄧度往慰諭之土團高虞林與其尸入府滌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眾乃定押牙田公鏐給亂軍錢布眾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辭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滌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太平有威名仙芝黨多輒入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埭縣入忻州境 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已亥捕土團殺餘眾者十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謹謙求優賞翔斬其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於洪谷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壬寅曹翔募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

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為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鄭從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讓餘慶之孫也 以戶部尚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甲午可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使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奔城走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奕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眾自鴟鳴谷走歸上黨 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其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十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字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其後字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重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魏王侑薨 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續分道擊黃巢巢敗之降其將秦彦昇師鐸李罕

之許勅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彦徐州人師鐸免句入罕之項城人也 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奉朝廷命使入南詔而使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殉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己已驃信使慈雙羽揚宗政館謂雲虔曰貴府驃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中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辛未河東軍至靜樂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歸管陽甲戌都頭張鉞郭耽帥行營兵攻東陽門入府殺季康辛巳以陔號觀察使高海為昭義節度使以邠寧

節度使李係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
錫堯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滿州刺史曹全政討誅之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

官不諧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
令窮數則應坐者眾搜捕則徒為煩擾甲子出庫錢千
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

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
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
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

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求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
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馬盜於市
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

巨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安潛以蜀兵法弱奏
遣大將齋牒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
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

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
營蜀兵由是浸彊 涼王健薨 上以羣盜為憂主鐸
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

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
招討都統 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
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執乳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
度使李佩與監軍自出慰諭為之斬胡於牙門乃定

春盛節度使李係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
鐸以其家世長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
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作亂者族滅之丁
已餘黨近百人緝報究將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
鐸府城都虞候郭岫家節度使李係下令以軍府不安

曲順軍情收錯岫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為馬
步都虞候緝岫臨刑泣言於眾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
今日寃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募取錯

岫歸都虞候司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家收捕盜
司元義宗等三千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
朱玖等為三城斬所使將兵分捕報究將悉斬之軍城

始定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瑛嶺南東道節度使李
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果復上
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

州市烟膏稅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
六月宰相請除果率府率從之 河東節度使李係以
軍府數有亂稱疾請尋醫救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為河

東行軍司馬徵係請京師秋八月甲子佩發晉陽尋以
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鎮海節度
使高駢奏請以權奇州刺史即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
都知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

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避臣將萬人自大東嶺
 趣廣州擊黃巢聞臣往當通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
 三萬於梧昭桂求四州守險詔不許 九月黃巢得率
 府密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
 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
 受國恩親戚滿朝誠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冬十月
 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
 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鎮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行軍司
 馬劉巨容為節度使寶平州人也 黃巢在嶺南士卒
 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比還以圖大事巢從之
 自桂州編大械數千乘暴水公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發
 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
 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
 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
 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劉巨
 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天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
 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充州人也帥
 其衆北歸為羣盜 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使李嗣有
 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留後監軍李奉皇權兵馬
 留後已丑討薨都虞候張錯郭晁等署狀納邵以少丑
 丁球知觀察留後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
 萬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

來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 黃巢北趣襄陽劉
 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滑州刺史賈全最合兵屯荆門以
 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最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
 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比比至江陵傳斬其
 什七八巢與尚讓以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
 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
 賞事寧則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
 乃止全最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
 招討使全最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
 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
 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焉城驛張錯郭晁出迎亂刀所殺
 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
 張璠等屢被黃巢果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
 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是歲桂陽賊
 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入鴈門關寇忻
 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
 州防禦使傅昌言諸葛英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河東
 節度使康傳圭車馬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
 遮虜軍使蘇弘贍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
 利而還傳圭悉斬弘贍沙陀已還代杜傳圭遣都教練使

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軍變還趣晉陽傳
主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主監軍周從萬自
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為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
慰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左
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獵
賞賜無度田令政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
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
法筭至於音律播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關雉諸王賭
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
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
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
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救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
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
駢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二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
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
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
瑄因令孜得謀左神策軍數歲軍遷至大將軍令孜見
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
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
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辛未以內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
東節度使康傳主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

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
史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時
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
孫也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親溫而氣勁
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奸猾場
息爲善者撫待無疑知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本
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
由是遂安彥球為從讜盡死力卒復其用淮南節度
使高駢遣其將張璠等擊黃巢巢捷盧攜奏以駢為
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
士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安南軍亂
節度使曾象出城避之諸道兵成邑管者往往自歸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
營節度使琢聰之子也張璠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
之屢破黃巢軍東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
璠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
宰相以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以李琢為蔚朔節度
使仍充都統以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諸葛葵為北面行營副招討初劉
巨容既還襄陽荆南節度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
知府事泰益都將段彥喜以兵守其城詔以浩為荆南

安撫使彦魯恥居其下浩發軍士前伐街中槐柳彦魯部卒化令浩林其背彦魯最披刃馳入并其二子殺之復北奏浩殘酷為衆所誅詔以彦魯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葵為樞武節度使 劉漢宏之黨浸盛掠宋沔甲子穆東方諸道兵討之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璠急擊之巢以全昭璠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得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感化義武軍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詎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璠擊之兵敗璠死巢勢復振 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為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閭門出案與將相同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執帥其黨誣稱陳僕射止逆旅呼巡虞候索白馬甚急馬步使懼丈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已亥始入對數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掖田令孜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既病精神不字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巨盧瑑無它才專附會攜隗沉時有啓陳常為所沮 庚子李

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彥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彥歸國文彥執克用將傳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勣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文至克用之族父也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劉漢宏南掠申光 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且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豈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擄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致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把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豈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僅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繼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忿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今敬瑄錄詔曰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請南詔 秋七月黃巢自朱石度江圍天長

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璠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也天長去都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巨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逆遷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為御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潞水秦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滑州刺史曹全政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舉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十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遼韞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威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雷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遼韞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遼韞使取李國昌父子李

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積邪遼韞知無留意乃止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為太子賓客分司 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 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政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政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潞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悍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穉場及暮徐卒大譁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踈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潞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焚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潞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子壯以益兵 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為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奕代之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久十月復以師泰為振武節度使以葵為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

州遂入賴宋徐充之境所至吏民逃潰 崔盜陷澧州
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鎮遠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
詢辭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死乎曰賊執之矣
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請賊竟與同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僖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封襲魯公李光奉勅編集
唐紀七十 起上章明沙十一月盡玄點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宣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
俱空 宿州刺史劉漢宗怒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宗為
浙東觀察使 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謙以本道兵援諸
葛葵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兩討善果乙卯以代北都統
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初黃巢將度淮且盧瑑請以天
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 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
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
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濱耳
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東申
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留
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為太子少傅 汝鄭
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諤奏善果自稱天補大將軍
轉隸諸軍云各宜守邊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
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巨盧瑑崔沆請
終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
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
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

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改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纒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且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改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我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改曰卿且爲朕發兵卒潼關其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改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改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突女齊克諱委蕭果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之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陳餒交逼兵械剝弊各思鄉閭恐一日潰去之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營手將二十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廼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果爲河陽節度使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

難進募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即以宗權爲蔡州刺史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營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粟賜恒華衣怒馬張勢使氣未嘗更戰陳開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賜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諱以餓卒萬人依託關外後遣臣以二千餘人也於關上又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從官數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累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善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諱軍守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小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諱與賊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諱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詣譚煒營而潰克諱走入關關左有公卒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賊爲垣塗承範盡散其輜糈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

躍開禁旅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
 閣陛下已議西巡苟變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
 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
 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
 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已賊急攻
 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
 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
 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
 王師會守於陝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
 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狐泉
 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
 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弊怒曰此輩何功而然
 我曹及凍餒途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迓長安賊之攻潼
 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盧籍
 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
 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笈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
 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一都侍郎並同平章事以
 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
 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長夕攜飲藥死
 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
 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

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
 官多不能及重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
 帛脯時黃巢則鋒將紫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
 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有與其徒皆
 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
 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
 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
 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冒見倉者往往往施與之居
 數日各出大掠焚而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
 得者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請上於道
 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微
 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
 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
 上至壻水詔牛勗揚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
 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且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
 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
 帝位于含元殿蓋卓纘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
 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
 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
 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
 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球楊希古並同平章
 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為樞密

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廖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英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將礪山朱温屯東渭橋巢使温誘說之英遂降於巢温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蒲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巢以諸葛英為河陽節度使英赴鎮羅元巢發兵拒之士卒皆弃甲迎英元巢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楚傷其面自午至明日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救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宣藥表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聞道請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兵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衙者復其官且盧瑑崔泚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鄩太子少師裴諡御史中丞趙漢刑部侍郎李溥

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溝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基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復盤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洵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洵避亂商山上幸與元道中無供頗饑陰令李康以驛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洵負外教臣上召洵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問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每節以紆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温自同州弟黃勣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勣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皂即同平章事陳勣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變今日觀之亦不惡瑄瑄執而

杖殺之由是衆皆肅然。詔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
 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
 支蕭遵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涇
 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畋
 畋斬之。遣其子凝續詣行在。凝續追及上於漢州。丁
 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上遣中使趙高駢討黃巢。
 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
 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
 間。裴徽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
 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權為翰林學士。張
 潛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潛恥於衆。
 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
 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允既慮玷辱。何憚改更。
 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潛慙懼無所容。二月乙
 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
 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讓兼侍中。依前行。管招討使
 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
 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
 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
 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
 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監。

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
 以扼荆襄。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申寶鼐瑄奏遣
 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辛酉。以鄭畋為京城
 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
 並聽以墨敕除官。畋表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
 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
 譚主簿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
 數千多張旗幟。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
 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賊首二萬餘級。伏
 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譚怒。應
 在省官及門卒悉挾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
 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
 代州。募兵。諭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也。於崞西。獮悍
 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
 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
 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
 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
 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韜
 迎之。李克用帥達韜諸部萬人赴之。羣臣追從。車駕
 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
 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
 悅。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

遣人閒道奉綰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前夏
綰節度使諸葛葵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
度使省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
會鄆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鄆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
克儉遣使詣鄆賊求自效甲子賊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
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
賊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夏四月戊寅
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節度使
蕃葉以其將王政爲郿盜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政
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葉是時
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
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王
午蕃葉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
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讓呼出迎官軍或
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其功不
報鳳翔鄭畋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廩存令軍
士自擊白縛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
霸上詢知官軍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
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
以其賊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于亥葉復長
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
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

喬謙商州刺史宋嚴蘭舉奔長安皆帥衆奔邠州朱溫
斬溥謙釋嚴使還商州東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
戰於王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軍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雄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
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
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也東塘諸
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
從護開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護攜勞給其資糧
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護相見從護登
城謝之蔡玄復求發軍賞給從護以錢千緡米千斛遣
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護求救於
振武節度使粟必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
寨克用追戰至平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
次而歸黃巢之克長安也慮武節度使周岐降之岐
嘗夜宴意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
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
岐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
自以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岐亦流
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親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
此耳因漚酒爲盟是夕復光遣其妻李守亮殺賊使者

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以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督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恭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恭皆齊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遂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澤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陽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讓遣教練使論安等軍自井以備之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錚將萬人鞏威將五千人屯興平為一寨與黃巢戰屢捷陳勸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 論安自井擅還鄭從讓不解鞏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

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百衛而賞資懸殊頗有歎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去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勸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劍詣陳公云郭琪走度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流而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劍於市以安眾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勸瑄果免琪家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感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

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備位讓官至今未知聖躬安不况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相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恢復之期尚遠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遠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并不奏乎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順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卿延節度李孝昌權夏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温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使朱玫為節度使八月己丑夜星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于酉乃止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殺殺也溥至東都矯稱詩命召師遷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溥遣所親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璠到官負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

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衛使壽州魯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高潏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潏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九月李孝昌拓拔思恭與尚諱朱温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壞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邀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敵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尚敢輕侮大臣寶詰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止武功門卒邪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幸友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穰雜集之異耳 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

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
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
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
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
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
立皇子震為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潁引兵還據
潁州天井關成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刑州人
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溫州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
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
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
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戰兵愛
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
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
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
獻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
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
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為鄂岳
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遂昌賊盧約
陷處州 十二月江西將閔勛戍湖南還過潭州遂觀
察使李裕自為留後 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初高駢鎮荆南補武陵蠻雷滂為

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逃歸聚眾千人襲朗州殺刺
史崔翥詔以滿為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
入其郭焚掠而去大為荆人之患陝漢人周岳嘗與滿
獵爭肉而鬪欲殺滿不果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
逐刺史徐願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洞蠻尚璣亦集
表據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王鐸
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
行懇款涕泣至于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今充諸道行營都
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
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
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
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寶勳為左右先鋒使時
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
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
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
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
中鄭畋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搏為推官司勳員外郎裴
贄為堂書記昌圖從譙之從祖兄弟畋畋之弟搏與之
曾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
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
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歐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宋致為河南都統 巡原節度使胡公素聽軍中

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留後李克用寇絳州三月獲武節度使契苾璋妻與天德大同共討

克用詔鄭從謙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遣人歷縣鎮

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

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

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

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灌之又以膠麻製其

漆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仔能因公事違

期海杖三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兇

大罵楊遷發誓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

衆至萬人立部伍置職級橫行邛雅二州聞攻陷城邑

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

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畧莫匡時各將

二千人以討之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

軍內外交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赫連鐸李可舉與李

克用戰不利 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

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

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

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績陳琪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

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績兵

族琪家總董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

諸葛殷共盡或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

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買遂薦於駢

駢寵待厚於用之妙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

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

之後其久留亦可察以人閒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

生駢以為神補贈藏職駢嚴裝錫珪輩未嘗得接坐

盤炳風疽撥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

傳授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

事大聞其怪多乘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

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

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

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

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

一代名駢寢榻中夜斡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

囊盛血灑於庭宇如格鬥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

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

有蕭厲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

為勝也近得山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贊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自謂確漢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躬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婿也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不投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恭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語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休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嗚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知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然憤恐有竊發詭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瘡者自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寨李民間呵妻晉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資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

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置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整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香糜角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輪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纒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也靈感寺淫涼也京西易定河中也渭北郊寧鳳翔也興平保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入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入直數百緡以肥瓚論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唐紀七十一 起貞觀五月凡二月有奇

唐紀七十一 起貞觀五月凡二月有奇

唐紀七十一 起貞觀五月凡二月有奇

唐紀七十一 起貞觀五月凡二月有奇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
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
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眾
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勗本
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朝廷以勗本
江西牙將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若傳不受代令勗
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圖二盜使相齟齬不行加
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
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莖表自訴言辭不
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
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
毀又曰王鐸憤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贖豈二儒士能
戢疆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
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
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輒道之災豈獨往日
又曰今賢才在野險人滿朝致陛下為三國之君此子
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生

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
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
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
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之首
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爭勇士興譏所以
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
門擬睨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襄度
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
陵開毀龜玉毀橫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
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
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
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大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
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
所宜遵守未可墮朕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
自是責賦遂絕 以太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黃
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
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勳為節度使荆
南節度使段彦謩與監軍朱敬政相惡敬政別選壯士
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彦謩謀殺敬政己亥敬政先
帥眾攻彦謩殺之以少尹李勣為留後蜀人羅漢擊
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旣能揚行遷等與
之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政悉搜倉庫門庭

之卒以給之是月大賊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廢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乙巳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尚讓攻宜春寨會大宴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 蜀人韓求聚眾數千人應阡能 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詔上書請見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以保大留後東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有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有等約皆走 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脩武爽奔城走簡留兵成之因掠邢洛而還 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于代州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云親將胡真謝贖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

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勇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贖奉表詣行在贖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忠勳為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為留後 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為嵐州刺史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史鄭從讓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士寅從讓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傑將二千人討之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 韓簡復引兵擊鄭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眾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潛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潛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

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潘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則日敗隨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濟而西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天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僞救二百餘通鎮奔諸暨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何東結隙耳賊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讓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讓別從讓以名馬器幣贈之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旣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揚行遷等及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鴛鴦者自且至平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

果旣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旣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其非願爾也仁厚曰識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旣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爾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皆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旣能羅漢擊句胡僧羅天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姓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旣能孤若立成擒矣遂遣之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規斬柵怒曰旣能役夫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雙流柵重復牢固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斬柵縲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旣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漢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普以邀官軍仁厚謂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諫爭奔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

衆爭出降，連擊狼狽踰斷，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之。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軍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漢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眾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斬首眾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饌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曰：「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奔寨，降能其眾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降能兼與之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降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其眾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降能，降能窘急赴井，為眾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

子自劉眾，望羅夫子首縛，降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暗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它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逼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曩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降能羅漢擊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曷之。降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襲李中第歸於降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曩降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而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為眉州防禦使，陳敬瑄榜邛州，凡降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降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榜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降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眾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它日行全聞其家由唐溪以免，密餉溪，餉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鳳州，執湯暹斬之。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鳳門節度使。初朝廷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

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茂諫為節度使茂諫為朱敬玫所殺復以紹業為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賞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鴟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突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于同州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胤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胤與鐸書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重駕播遷中原方據方立軍據山東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未能制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 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昌圖至潞州不二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統為潞州刺史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滿而代之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趙鎮田令孜欲歸重比司稱鐸討黃巢又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辛蜀收傳國寶刻聖寶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兼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銘知留後事時銘生十年矣 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眾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二十里巢將王璠黃揆龔韋州據之王遇亡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奔州奔項城餘眾歸諸葛爽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鄭州半生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己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

州黃思勳黃拱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以鄭紹業為大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為荆南留後 峽路招討指揮使莊慶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俸寒安滑并路不通民間之鹽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二千兵討之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道計發兵三萬益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塞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勳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愬為廬州刺史行愬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曰刺史即勿復連使出成於外行愬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愬曰正須女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愬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愬聞州人王昺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愬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初召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答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術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

所為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襲其室殺親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日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潛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楊行愬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愬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殲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愬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弃城走 劉漢安分兵屯蕃嶺嚴下貞女三鎮鐵鑿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蕃嶺擒嚴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安以精兵屯諸暨鑿又擊破之漢宏走 莊慶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過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妖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蓐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襲其舟底相繼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數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昇行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詣仁

厚仁厚誥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其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愍然命善食而城之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眾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獲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瑋家貴身顯為黃巢指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死丘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乃守城勸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

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相翔于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眾屯潞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與曰春磨兼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鄆孟鄆汴曹濮徐齊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謙擊臺蓋屢有功至五以謙為封州刺史 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存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天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王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鑿鑿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真前至成都 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謙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首其父克用尋勝河東安慰

軍民曰勿為崔恩各安家業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
 交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
 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
 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
 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
 恭因稱疾歸藍田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
 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鄭畷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
 郎官畷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畷以故事使相
 品秩雖高皆居質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
 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畷居從過此畷亦累
 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為
 彭州刺史使之就養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詔以前振
 武節度使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
 欽化軍以觀察使閻勗為節度使 九月加陳敬瑄兼
 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威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泔水
 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留後陳儒為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勣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募主帥欲漸
 弱之乃遷治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
 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彥濟
 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

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用擊之
 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勣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
 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以宗女為安
 化長公主妻南詔 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
 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贖刀而
 遁己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
 及將辛約 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 忠武大
 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
 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襄龍州西
 山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 武寧節度使時溥因食中
 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疑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
 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
 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寃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華
 拒而不遣蕭遘奏稱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
 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
 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
 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學古莫
 敢近視惟遘屢與爭辨朝廷倚之 升浙東為義勝軍
 以劉漢宏為節度使 趙犖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
 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
 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賜魏博節度使

樂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
權寵之盛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
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
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人致恐
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楊師立為右僕射黃巢兵尚
疆周安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
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
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
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
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者輒
殺之進屯涪城遣其將郝鑄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
瑄為西川東川山東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
二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庶數
陳敬瑄干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墮丁共十五萬人
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
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
使 朱全忠擊黃巢存子寨後之巢將陝人李唐賓莖
丘王凌裕降于全忠 發州人王鎮執刺史黃鵬降于
錢鏐劉漢云遣其將婁資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
召鏐兵共攻發州擒資而還瓌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
驍衛大將軍凌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
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

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
不除之恐高氏奔代動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
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漢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
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漢手書數
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盧出入後月餘以漢知舒州事羣
盜陳儒攻舒州漢求救於廬州楊行愨力不能救謀於其
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
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
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治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
本復攻舒州漢不能守弃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愨
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
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
城楊行愨遣其將合肥田頌擊走之 前杭州刺史路
審中客居黃州聞鄂州刺史崔紹至募兵三千人入據
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黃巢圍陳
州幾三百日趙鐔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
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充之軍于陳州時尚諱
屯大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大康黃思鄴屯西華諸
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
解朱全忠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
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
汴州屠尉氏尚諱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

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
 克用丙寅克用與定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以辰追
 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
 餘人賊遂潰尚歸帥其眾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讓曲周
 霍存甄城葛從周兗州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眾降
 朱全忠巢奔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
 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
 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兗句騎能屬
 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
 州欲裹糧復追之獲粟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
 男女萬余悉縱遣之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揚師立遣其
 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甲戌李克用至汴州
 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
 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為醉斃宣武將楊彥洪密與
 全忠謀連軍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
 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勣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
 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
 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勣射汴人死者數十頃吏
 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勣扶克用帥左右
 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
 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縱城得出監軍陳景思

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
 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
 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
 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勸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
 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之道乃謀害公自當斷之
 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
 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
 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
 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
 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鐵佶烈
 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向鶴張政之子
 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
 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
 歲安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鄭君雄張士安
 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
 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
 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奔寨走其旁數寨
 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
 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
 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
 下墜多城中斬獲甚眾而還仁厚念諸奔寨走者明且

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
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
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曰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
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
道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曰諸將
牙參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
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
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
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
先走副使當此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
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
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
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
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
將兵萬人追黃巢 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鄭
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
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
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唐紀七十二 魏開建中除六月盡強固
勅旨 魏開建中除六月盡強固
勅旨 魏開建中除六月盡強固

信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
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
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
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為五番番
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
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
所誅者元惡耳它人無預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
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
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
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
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
追黃巢至瑯丘敗之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
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過沙陀博野軍奪之
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發兵四出
侵隣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三萬從父弟彥勇冠
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
瑄瑄遣瑄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

為兄弟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
 姬妻上御太玄樓受之宣問姬妻泣謂皆勳貴子女世
 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
 萬之眾失守宗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
 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
 就刑神色肅然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潞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
 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
 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
 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今所在數處屠戮
 勿令潮夫將士皆號泣宛許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
 當俟詔命俯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
 臣遣第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
 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
 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
 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
 支糧餉一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處方事之
 艱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
 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畏畏
 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
 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進克用

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靈州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
 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
 未歸徵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至自同粗有緒
 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
 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全忠初鎮大梁事
 鐸禮其未鐸依以為援而全忠兵浸彊益驕倨知不足
 恃表請還朝從鐸為義昌節度使 鹿晏弘之去河中
 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及據
 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刃眾心不
 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卧內待之
 加厚二建密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
 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
 師泰帥眾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
 拜請禱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又遣禁兵討晏
 弘晏弘率眾奔興元走初有者曹知慈本華原富家子
 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慈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
 為堡自固巢黨不敢近知慈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
 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
 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
 知慈聞軍駕將還謂人曰吾死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
 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

之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令孜尤惡之密以教旨諭郭
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
攻之知慙不為備舉營盡瘁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
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鹿晏弘引
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諱將兵會之共
攻襄州陷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德諱蔡
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郢均房盧壽復還許州忠武
節度使周岌聞其至奔鎮走晏弘遂據許州自稱留後
朝廷不能討因為忠武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
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 初黃
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
福建觀察使鄭鑑表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
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鑑畏巖
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
惠閩人安之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
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
樂彥頊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
之及賓僚從者二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彥
頊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賜詔寧軍號曰靜難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穎州都知兵
馬使汝陰王敬堯逐其刺史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為刺
史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暉不

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
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大多州人懼
於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
行襲請為前道去京論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
既渡江軍吏迎謂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
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
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郢入蜀之道羣盜據
之抄掠貢賦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
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
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
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郢孫儒陷東都孟
陝號張晁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戮焚蕩殆無孑
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芻以從北
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
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己卯車駕發成
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
勇軍暴橫節度使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遣大
將由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
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眾奔朗州琮追擊之殺百
餘人餘眾皆潰自是琮復專軍政雷滿屢攻掠荆南儒
重賂以却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

自稱刺史儒請環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歸于岳州環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環劫還囚之環滑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朱敬政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政留居荆南嘗曝衣環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政盡取其財環惡牙將郭禹慄悍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已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計之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鄭聚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親同山東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鑿中節度使赫連鐔

使攻克用之皆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負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臣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臣祐傲其舉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得脫去臣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涿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

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羊也舉出掠之
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加陝虜節度
使王重盈同平章事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眾還
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爲
留後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
罕之兵少食盡弃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秋七月
以李全忠爲盧龍留後乙巳右補闕常滑上疏以爲
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
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
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
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滑州司戶尋賜死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立牙將盧彥威爲留後
全攻奔幽州以保壘都將曹誠爲義昌節度使以彥威
爲德州刺史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官室官寺民居大
掠席卷而去城中寂無雜犬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
築壘於市西而居之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
令孜所擯不肯之兖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
十罪令孜結郗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
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
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
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翼君武閉城不內
而還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信不叶

起兵屯邢州南角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衆潰爽奔魏
州忠信使人賂樂彥植而殺之秦宗權攻鄰道二十
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彗曰
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彗爲蔡州節度使彗德朱
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王
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
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
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
也三子曰曰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弃
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
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
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
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
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
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連城妻捨棄子羈旅外鄉爲羣盜
宜所欲哉乃爲緒所迫皆故也公緒精刻不仁妄殺無
辜軍中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
前鋒意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羊立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
士數十人於篋中伺潮至挺劍大呼躍出就爲士擒之反縛以
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
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
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

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
 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
 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九
 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
 使 蔡軍圍荆南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
 出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
 朱全忠于八角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赴朝
 廷不罪朱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
 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
 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
 致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致昌符與全忠
 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
 決以來牟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
 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
 相望朱致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
 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
 致遣致昌符將本軍及神策軍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
 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
 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
 死重榮與致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
 表請誅致及致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
 酉合戰致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

進逼京城乙亥夜令致奉天子自關遠門出幸鳳翔初
 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
 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
 無孑遺矣 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 李克用
 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
 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戊子令孜請
 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
 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
 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
 所遺馬無鬻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
 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
 幾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益亡之朝士追
 乘輿者至藍屋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
 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
 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致李昌符亦恥為之
 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疆更與之合蕭遘因欲益奏
 軍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致亟迎車駕癸巳致引
 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
 以令致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
 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
 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

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請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孫軍守石鼻爲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糝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所使建以長劔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有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林闈道之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旣建勝而寢旣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深痕故也車駕纒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溫肅示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遺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爲守太傅兼侍中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奔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章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澈師知玄鄼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比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

迎上于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奩都將李鉉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今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也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餓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致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蓋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且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奩廢立董事伊

霍所難違不敢聞命政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致區鳳翔百官奉襄王溫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單驛致使蕭暹為冊文建辭以文思恭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溫受冊政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溫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雋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暹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竦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請所施為不復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帶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為脫

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紙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蕭暹稱疾歸永樂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與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郿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奔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之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且有回惠歸國之理下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納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溫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者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溫無以自瀦沈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都道稱敢欺藩方明言安駕當道已發蕃漢二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蔡已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六月以區躡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一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

亮本姓普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揚復光假子東名
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齊河除逆黨迎
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
朱玫合人情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
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
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
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
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
牙將丁從實襲常州逐張郁郁奔海陵依鎮遏使南昌
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
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 王行瑜進攻
興州威義節度使楊晟奔鎮文州詔保鑿都將李
縱扈躡都將李茂身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傅野
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更命欽化軍曰武安
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季全
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
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
朝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
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斬自殺 九月朱
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鋹等擊却之金吾將軍蒲存
與亦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李克脩攻孟
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

沙河以大將安全俊為邢州刺史 長安百官太子太
師裴諷等勸進於襄王溫冬十月熒即皇帝位改元建
貞邊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
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
諸暨趨平水擊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嶺浙東將鮑君
福帥眾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感化
牙將張雄馮弘經得罪於節度使時渾聚眾三百走度
江蘆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
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
義立爽子仲方為留後全義臨濮人也 李克脩攻邢
州不克而還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
州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晏晏
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曉潛出聚眾二千攻
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
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曉殺之朱全忠
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
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全忠以牙將
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賢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
獨復悉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
王行瑜戰數敗恐復罪於政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
死焉若與汝曹新政首定京城迎大駕取亦寧節鉞乎

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攻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致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溫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惟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王重榮函襄王溫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誠百官畢賀大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溫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溫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誠稱賀之禮請俟朱致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為罕之所敗經奔洛陽走罕之道殺殆盡罕之軍于鞏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成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讓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將兵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初長安人張佶

為宣州幕僚惡觀發使秦彦之為人弃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鷲而猜忌云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與佶善 壽州刺史張勣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啟遣其將田頌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楮城滁州刺史許勣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啟更名行密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朝廷因以瑾為秦寧節度使 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 秦宗言圍荆南二年張環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汴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顏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

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愾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讜罷為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厚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夏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勑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寶先煎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賊列牙受賀遣使饋以醢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它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餓死者日數千人坊巷為之寒落妖異數見駢悉以為周寶當之山南西道節度使揚守其忠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

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諗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公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諗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暴母諫復諗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庠虔裕諫許州人也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初周寶聞淮南公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端望謙稱禪讓李泰據蒙武德宮舊宮觀殿舍三宮舍貴
封爲陽武王管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七十二 起貞觀十四年盡高宗永徽元年

僖宗惠聖皇帝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遂蘇州刺史張雄帥其眾
逃入海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副都知兵馬
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有事宿將多爲所
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
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怒出其
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
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師鐸密
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
謂之神劍時府中藉藉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
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
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
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
曰用之比來頗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
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
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
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
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

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
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
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
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
姦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
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
妖物邪要以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
取酒割臂血漚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
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敷
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
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
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
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
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戍戍詞騎以白高
駢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
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
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旺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
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
彼畜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
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土
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
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

萬餘人而還。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譁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駢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過適已隨宣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待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慙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彦，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彦為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扎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續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

可復入此，自是高昌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今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鏐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

子，置使院辛酉，秦彦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毀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續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二日事定，漫恐艱

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匹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內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彦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鄉者舉兵蓋以用之輩茲邪暴橫高令公坐自擊鼓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惣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井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器悉爲燬燼已已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未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

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隨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鳳凰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弃尸道傍怨家投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賊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劊目截舌然後斬之 蔡將盧瑋屯于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晁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一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沂江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揚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表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茲邪師鐸恃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

漢軍引兵救之用之間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丙子
朱全忠出擊張晔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
會之 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
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揚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
溪入劉金盱貽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
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
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
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
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
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魏者聞宗權敗皆奔
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
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
軍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錢鏐遣東安都
將杜獲斬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勗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
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
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鏜爲
宣歙觀察使戊戌揚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
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
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歐帝命中使諭之
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
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

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
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
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
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
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遂作
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明日行儒得而殺之制以
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爲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琪權
知陝虢留後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 戊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揚行密稠敗死士卒
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壬
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交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
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
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州
刺史將騎助之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
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
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
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
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
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執惟殺人者死餘得咎杖而
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
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

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饑寒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杜陵等敗薛劬將李君暉于陽羨 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揚行密 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斬之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充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龍夔州主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彊翼得用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買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揚行密

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穀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穀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濤潰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駘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袁華帶食之有相鳴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駘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駘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駘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揚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劔高霸寨破之神劔奔高郵霸奔海陵 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詠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

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訶為刺史
甲寅立皇子陞為益王 杜稜等按常州丁從實奔
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彙韓具部將禮郊迎之
揚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昇師鏐大小數十戰多不
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
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
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昇師無知之
何嘆感而已外圍益急彥昇師鏐憂瀕殆無生意相對抱
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已夜大風
兩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
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眾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
彥昇師鏐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實則輕重皆取決焉
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
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
鑽不盡節於高氏為秦專用斬於戰門之外韓聞之
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發其族城中遺
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
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
淮與揚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
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
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彥昇師鏐
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趨宜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

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未全忠孫儒知宗
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憂之儒怒甲戌與宗衡
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
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頔之
上儒分兵掠鄆州未幾聚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
鏐龔高郵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陳斬斫使李
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
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
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賓代
摠其眾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
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
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奔大梁珍亦奔軍單
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
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
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
之 辛巳高郵鎮邊使張神劍麾下二百人逃歸揚
州丙戌孫儒屠高郵 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
潰圍而至揚行密慮其為變分諫諸將一夕盡阮之明
日殺神劍於其第揚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
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
是數萬戶奔竄產稊廬舍擊老幼遷于廣陵戊戌霸與
弟毗部將余統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

郭迎之與霸略約為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己亥
 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閩月以朱全忠兼淮
 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陳敬瑄惡顏彦朗與王建相
 親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為
 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
 以書召之建大喜謂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
 性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
 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鑑假子宗瑤宗綱
 宗振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郢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
 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
 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
 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
 州刺史張項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寧射山又敗西川
 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
 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顏公所疑進退無歸矣
 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覓髮羅拜
 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顏彦朗以其弟彥暉為
 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
 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
 諭之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表
 襲白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觀之
 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

丁從實余鏡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
 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岵出走明
 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
 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 一醉之資庚
 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
 牽下械繫命田頌鞠之云與鄭杞董璘謀因中元夜邀
 高駉至其第建黃錄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
 今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誓斬用之怨
 家劉裂立畫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
 姓名於臂控梏而釘之表龍誓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
 其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
 延陵宗以其眾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
 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趙暉據上元會周
 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眾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
 臺城而居之服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不與通問雄浙
 江而上暉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
 當塗未至為其下所殺餘眾降雄悉阮之 朱全忠遣
 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
 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鄭
 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
 進官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
 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鄭言力

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
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諱陷荆南節度使張環留其將王
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饒州刺史陳儒陷衢
州 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陵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
申克之劉浩走擒薛勛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舉師鐸鄭漢章彥
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
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彥彥等潛召汴軍儒
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
復為諸將合山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蔡
將石瑋將萬餘人寇陳毫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
千騎擊擒之彥友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
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
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愛之色廷範使人白全

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
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丙寅錢鏐斬薛勛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為潤州
制置使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乙

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
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魏博節度使樂彥相驕恣不法
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

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
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藉藉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
於近縣彥相因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
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相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為
僧眾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
文珩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
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為地王者文珩既死
眾羣聚呼曰誰欲為節度使者弘信出應曰白須翁已

命我矣眾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
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
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羅於魏牙兵既逐彥相
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
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稽笑曰此田

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
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
河南注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
傳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
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至是悉其眾

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
陽黎明入二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得其家遂兼領

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帝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懷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相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朱全忠稟糧於宋州將討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擊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 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表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

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頌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劍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汜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相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歸州刺史郭禹擊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厲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比韓南郭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為荆南節度使建肇為秦宗權使禹奏復姓名為成汭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

忠義軍以德謹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
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
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
校侍中 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
尚疆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某再諫以為不可庠曰中
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建曰吾在軍
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
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
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劬亦表請
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
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徙行至山谷中壽王
疲乏不能前卧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王曰足
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
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
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劬建表以
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
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
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勲等所在擁
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帥眾
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
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

丁會擊却之 升鳳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
州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 以權知魏博留
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揚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表襲曰鍾傳定
江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鏗新得宣州怙亂殘
暴眾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
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
破鏗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
孫端張雄為趙鏗所敗鏗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
山表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
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
鏗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
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九
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
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錢鏐
遣其從弟鉞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冬十月徐兵邀朱
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
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脩邀擊大
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
陵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
城以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其康鎮朱
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

之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

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

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初感義節使楊晟

既失興鳳去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

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

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丁亥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

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即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

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

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

厚陷襄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增設軍餉輸送遺棄去矣據襄陽高崇德程國弼關崇食皇言

云發實封糧賜茶食管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七十四 地皆雜作 聖書重 光武大淵獻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以翰林學士

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汴將龐師古拔宿

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

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

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

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

屯濠陽與建相持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

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

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逃之

族孫也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

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諤中書令加

蔡州節度使趙彛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

治所會彛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昶表乞骸骨詔以

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彛薨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

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繁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 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

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洛二州方立遣大將馬
旣表奉勅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
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
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歎懼飲藥死弟攝洛州刺
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
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
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
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鐙鐙將奔廣陵田頰追
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
帛徐溫獨據米囤為粥以食餓者溫胸山人也鐙將宿
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鐙既敗左
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鐙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
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
忠與趙鐙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表襲襲曰不若斬
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
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
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
命諸軍皆背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
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之遣
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
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

大驚翔因為畫策詠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
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
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
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
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
兩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
十六軍中推為留後棟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
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
共討師範 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
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 楊行密遣馬步都虞
候田頰等攻常州 十一月上改名晬 上將祀圓丘
故事中尉樞密皆褙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
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
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
大禮於是官官始服劍佩侍祠已酉祀圓丘赦天下上
在藩邸素疾官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
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濟勸上舉大中
故事抑官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上與宰
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對反者况四方
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有輿造
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
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

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
 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
 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
 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
 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
 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
 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
 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
 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
 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田頌攻
 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
 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
 兵自頓上趨淮南擊孫儒 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
 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
 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
 度江壬午逐田頌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
 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
 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汝之弟過
 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汝求其方不與恨
 之是歲令汝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
 武弘孝皇帝改元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

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洛團練使
 壬寅王建攻卅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
 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
 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死民乎
 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
 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卅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
 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犂浦郾導江等縣發
 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
 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慶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
 外建事昭慶其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貞虔高
 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聚號十萬
 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己
 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
 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
 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
 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濶州李友將兵二
 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頌敗劉建鋒於武
 進敬言仁義頌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
 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
 龍節度使李巨威巨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洛團練
 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以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
 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

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 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詔而答之克脩慙憤成疾三月 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 賜宣歙 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 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 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支裕擊之殺三千餘 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 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 敬瑄殺之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 寶舉州降于建丙子焚道士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 承恩降于建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 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 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藩因楊 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溥復恭及復恭再 用事深恨之上知藩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藩亦以功 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 藩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王上采其名而用之 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藩聞而銜之上從容與藩論 古今治亂藩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臣 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 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

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 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藩欲倚外勢以 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常慮其 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 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 後悔無及孔緯曰藩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 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 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 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旣言一時之體也張藩所言萬 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全贖 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一相言叶儺悅從之曰茲 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 以藩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 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 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王鎰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 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藩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 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疆寇離諸 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路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 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 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 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

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路人情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眾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饑之漕舁左右言於上曰侯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饒溶於長樂坂復恭屬酒滑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校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季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食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為仇敵光啓末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孜自緡留後求旌即朝廷未許至是王

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為之請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征難諸軍於晉州更名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全忠以方有事徐揚徵兵遣戍殊為遠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高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讓季重瓊鄧季筠將兵攻李季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季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校節節優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刃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絏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當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絏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銘銘之銘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錮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

杜孺休到官錢鏐密使沈黎害之會揚行密將李支技
蘇州黎歸杭州鏐欲歸罪於黎而殺之黎奔孫儒王
建退也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
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厯職虛占急徵咸
不聊生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
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師軍之初圍
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結當道今張相
公圍太原焉僕射入路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
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行寨呼曰
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
鬪休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
李讜李重胤取眾遁去存孝李之隨而擊之至馬平山
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
葛從周朱崇節開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賊
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存孝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
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攜孫揆功大當鎮昭
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
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
蕃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並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
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
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
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婿傅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

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
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揚行密以其將
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
殺行周遂圍蘇州 邗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
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
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
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
戌建持永平挂節入邗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
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
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鉢舉城降建 乙酉朱全
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
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
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
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陝地關遊兵至于汾
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
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
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風
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濱河東乘勝逐北抵晉州西
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
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藩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
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
一月刺史張行恭奔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

謀曰張濟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清建自含口道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

三代受恩四朝破寵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巨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

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貼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

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亡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

之邪今張濟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濟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

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座納制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鑕表至藩已敗朝

廷震恐清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柵以濟河師徒失二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藩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

惟華郊鳳翔野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濟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黎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辛

丑汴將丁會嵩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為刺史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荆南節度使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潛為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潛以陛下萬代之業

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

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潛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頌安仁義屢敗

退揚行密城戌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濠將五百人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

襲之俘斬千人 二月如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

官爵再貶張濟繡州司戶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

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

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劭王建各帥眾歸鎮 王師

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棗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

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駭不堪重任願得

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

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

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

範對論士卒厚賞董晉自將以攻棗州執張蟾斬之崔

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

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

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

聽事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

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張濟至藍田逃奔華

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濟

訟寃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

州 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李克用表以李

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

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

伏兵河上斬之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

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甲申赦天下 成都城中乏食

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

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

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饑者彼能如是勿禁也

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

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藉軍民羸弱相陵將

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臂或斜斫死者相繼

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日窮多謀出

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

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

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

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

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

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

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

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癩耳

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

令東川將唐支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係於行府門鬻食

之云其益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建知

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

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

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壘亘

五十里有狗屠王鵠請詐得罪云入城說之使上下離

心建遣之鷓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
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強盛由
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
涯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棄城既而復以詐得歸
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涯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
曰王宗渥 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
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
營皆沒乃遷揚州使其將康晔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

和滁康晔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
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
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

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
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
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

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
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
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邢洛節度使李存

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
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
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廵內州縣率為
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
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

曰老夫歟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
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意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管授之將士皆呼萬歲

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
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
度使與汝曹送日為之耳壬寅敬瑄開城迎建建署其

將張勳為馬步斬所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汝
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慎勿焚掠坊
市吾已委張勳護之矣彼幸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

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勳執百
餘人皆捶其背而殺之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
勳為張打背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
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武怒曰司徒許我送日為節度
使上馬何為建密遣人刺殺之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
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凡尊重軍務煩勞不
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送呈凡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
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王建

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

軍中尉楊復恭摠宿衛兵軍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官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劔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

賢王環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環怒詬之環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

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

遣腹心張縮刺殺之 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顧彥初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留後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咸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

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弟張館帥家眾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信是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

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館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按臨城

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秦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州將劉弘鄂惡孫儒殘暴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

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

乃定百官表賀 孫儒發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

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巨百餘里

行密求救于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以顏彥暉為東川節

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

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

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傑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

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

無煩再舉宗傑破守厚七若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

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誅告之彥暉乃以疾辭初李茂

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詔以行

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

襲逆擊大破之 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增領渭武

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

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

將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端嚴軍實錄詳錄學奉養軍器萬里營諸國勳賢卷三百食實

封爵百職彙纂百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七十五 起玄默困數盡開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

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

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

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

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克山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

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

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

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

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眾致死於我我若

望風弃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

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

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安得不敗行密悅

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

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

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

李簡擊義斬之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重遂書蔭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官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使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取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充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諱覺子匡疑代之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昌從譙之從兄弟也 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寧子選子劍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 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存寶茂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相綿劔閬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

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鉞斬獲二千餘人降萬五千人
 守忠守厚皆走 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
 禦使 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
 重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
 由是益彊 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
 還 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
 之于壽河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 五月加邠寧節
 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
 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
 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瘡戊寅縱
 兵擊之會大雨旣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
 田頽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劉建
 鋒馬殷收餘眾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
 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佖為謀主比至江西眾十餘萬
 丁酉楊行密帥眾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頽
 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
 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
 里掃地盡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
 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
 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
 為兵度諸將惟比寨王宗傑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
 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偽署觀察

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
 西川乃其天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
 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
 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
 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
 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
 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如存恤彼更思
 楊氏矣宗傑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
 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
 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
 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
 擲遠出弓弩手礮 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
 百負薪土填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
 三面城下各出糧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
 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傑變然曰此誠有之將
 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宗傑即命先成草
 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逼共宗傑所司止於北
 面或所白可從之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
 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
 淘虜仍表諸寨之勞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
 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傑請遷所
 部將校謹許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

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上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傑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標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奔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上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從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坊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滙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滙麻幣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幣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稱稱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己巳李茂貞克鳳州威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粟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

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乘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破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垓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揚守忠揚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九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初邢洛礪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

勝之乃建議取鎮其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諸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洛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遂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孫儒將王壇陷發州刺史蔣瓌奔越州 廬州刺史蔡儵發揚州密父祖墓與討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儵 宣明曆侵差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 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間恐誤公重機全忠大笑 是歲

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已奏

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二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克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賞屯軍鄴下願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檄匡威於薊城釐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

書諸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書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十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梓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東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孝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故之自是徐兵不敢出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壽之妻美臣威醉而濡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壽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人奏請歸京師京師屢重大亂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家事之以渝州刺史柳玘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官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玘行實才人未

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青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它人耳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滄草表奏之曰關匣出虎孔宣交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闔外先機恐失於夢中滄伯之孫也 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李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斬藉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學真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向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鎔之親軍閉之有屠豕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奉獻匡威甲士挾鎔

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
 錢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
 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寃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
 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
 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仁恭奔
 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揚行密自
 將詣廬州田頌自宜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
 事秦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
 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為之用及圍急顥踰城來降行密
 以隸銀槍都使表植植以顥反覆自行密請殺之行密
 恐植不能容置之親軍植陳州人也 王彥復王審知
 攻福州父不下范曄求救於戚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
 民相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
 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
 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
 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
 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
 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浚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
 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
 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閏月以武
 勝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又以扈渾都頭曹誠為
 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鋌為鎮海節度使宣威都頭

孫惟晟為荆南節度使 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珣為嶺
 南東道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李茂貞敗寇上以武臣
 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
 鎮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匡威之
 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
 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
 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
 琉璃陂 丁亥揚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去請發儔父
 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加天雄節度
 使李茂莊同平章事 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
 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昇州刺史張雄卒馮弘鐸
 代之為刺史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
 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
 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草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
 又曰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
 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鎔鏐看人銜續又曰軍情易變我
 馬難羈唯慮旬服生矣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
 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軍掌其事讓能諫曰陛
 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
 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
 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
 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惜愷度日坐視陵夷朕但為朕調

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諱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惠諱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臯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諱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郅岐爲之耳目諱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及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報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鞏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丙辰楊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他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歡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蓋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屠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

自引兵攻邢州搆勳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勳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侯勳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懼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勳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勳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乙亥鞏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彦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藍屋以拒之禁軍皆勸募而并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關請誅貞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皇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屢次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誦于驪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誦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感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瓊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

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植由之子也外寬
 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
 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
 小字也李茂貞勦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
 緯復從而擠之文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
 自盡後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
 時鴻臚卿高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重於邠
 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縱王超者為
 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縱超二
 人則教茂貞行踰上章論之朝廷少有依違其辭語已
 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
 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
 地以徐彦若為御史大夫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
 福建觀察使 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揚行密以李神
 福為舒州刺史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
 瑜求為尚書令章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
 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
 終身避諱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
 尚父仍賜鐵券 十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
 便供軍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
 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汴將葛從周攻齊州
 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初武安節度使周岳

殺閔勗據潭州邵州刺史鄧勳聞而哭之諸將入弔
 勳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今周岳無狀殺之吾
 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為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於是
 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共攻潭州克之斬
 岳自稱留後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李茂貞入朝
 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以李匡籌為鳳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
 之充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以右散騎常侍鄭榮為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榮好談諧多為歌後詩譏朝時事
 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
 告之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榮吏曰
 特出聖意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榮搔首
 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諱不獲乃視事
 以邵州刺史鄧勳誠為武安節度使 彰義節度使
 張鈞薨表其屍歸為留後 三月黃州刺史史兵討舉州
 降揚行密 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
 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護匪安足月捨父子而
 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
 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
 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銘書毀我
 萬端亦存信教汝平肉之歸于吾傷車裂於牙門存孝

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
披重鎧背弓髀勒獨舞鐵襪陷陳萬人辟易每以二馬
自隨馬稍乏就陣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
刑諸將必為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
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
李存信竟無所護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考相侔諸
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考通存考誅恐事泄遂自殺
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
為邢洺節度使 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討撫壽州從
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
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
瑒知軍州事全忠為之書勅從晦 五月加鎮海節度
使錢鏐同平章事 劉建鋒馬毅引兵至澧陵鄧處訥
遣邵州指揮使蔣勛欲繼進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蔣
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蔣使說勛曰劉
驥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趁間今將十萬眾精銳無
敵而君以狎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
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報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
皆懼呼奔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
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廡訥
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王建攻彭
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

讀禁龍尾道屬子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眾
力戰刀子都盧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
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並言與楊司徒同生死不
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諷之不從乃殺之禮葬
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
王劍名曰宗謹李縉姓名曰王宗綰 辛卯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鄭延昌罷為右僕射 朱瑄朱瑾求救於河
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遠督騎騎五百
假道於魏度河應之 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揚行
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六月甲午以宋
州刺史張廷範為武寧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蘄
州刺史馮敬章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 戊
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穀同平章事方宣制
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
其故對言穀姦邪休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
相業恐危社稷穀竟罷為太子少傅穀鄰之孫也上師
穀為文崔昭緯恐穀為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 穀十
表自訟醜詆崇魯父母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
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致作勸進表乃云
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絕巾幗帶不入禁
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宜於正殿慟哭為國
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穀猶上表不

已乞行誅貳表數千言詭置無所不至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揚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祭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以衛史大夫徐牙若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發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百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丁酉封皇子相為棟王櫻為度王櫻為沂王 禮為遂王 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壽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壽拔武州進圍新州 以涇原留後張鏞為彰義節度使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使者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揚行密行密遣押牙盧令回持茶萬餘斤

如汴宋貿易志執令回盡取其茶楊汴始有隙 十二月李匡壽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紆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楊州壬子匡壽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破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壽舉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故妻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眾存審本姓符死兵人克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壽素暗懦初據軍在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壽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加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檢校侍中 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于揚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福建觀察使王朝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闕地略定期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義勝節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

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求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虜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養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筭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昌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猶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識云天子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唐紀七十六 北魏除凡二年
勅編集
封爵顯榮為突厥司馬光奉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寧二年春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摩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樓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己巳以給事中陸希聲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 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珂重盈兄重簡之子也重榮養以為子 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寇鄆河東兵討之 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碭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吠畷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碭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臣昌怒以為感眾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汝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人十口同坎壘之又問會稽令吳鉉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

俟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衮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眾先是咸通末吳越簡詭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歿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鸞鷲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勣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鄧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而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在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瑛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與朱全忠書言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為嗣珂上表自陳

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上重李給文學乙未復以給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己酉朱全忠軍千單父為朱友恭聲援 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為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賈贖下厚撫之 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 邠寧節度副使崔鉞昭緯之族也李給再入相昭緯使鉞告行瑜曰邠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給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給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給復罷為太子少師 王珙王瑤請朝廷命河中帥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戶部侍郎判戶部王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 加王鐸兼侍中 楊

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濠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濠於門內得補紮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負賤不敢忘本濠其數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璠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答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丁亥行密圍壽州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 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爲太子少師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勛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恐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

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陳水拔之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 戊戌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詣昌使趣朝貢 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退歸于汴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錢鏐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官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珙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文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素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給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末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給於都亭驛又殺

樞密使康尚弼及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也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進奏官薛志勳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及三帥入朝聞志勳之言貶崇望昭州司馬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關即日遣使十二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六月庚寅以鐵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潛並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潛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潛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故驟用緯潛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關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夜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奔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

弟行實將為左軍指揮使帥眾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軍駕幸邠州康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軍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搆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表請軍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夫拂御衣著于樓楹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沙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合口噶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彦若王搏至沙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官禁內寅李

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郝廷昱齋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鏞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郝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藍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辭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及正日起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收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憂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承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珍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四回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

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鏞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薨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于綿州董昌求救於揚行密行密遣四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各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敗石僕

射隄昭緯為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
 戊子 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
 園城中食盡奔城走罕之等數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
 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
 也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
 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
 州招撫降人 上遷居大內 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
 擊兖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兖州 揚行密遣寧國
 節度使田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
 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
 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義武節度使王
 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部為留後 以京兆尹
 武邑孫俚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王行瑜以精甲五
 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
 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
 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 齊州刺史朱瓊舉州
 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 衢州刺史陳儒卒弟
 岌代之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
 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
 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
 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

丁卯行瑜擊族奔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軍撫居人命
 指揮使高爽權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
 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
 河東將何懷實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兖州之圍環
 濮陽人也丁卯朱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
 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環存懷實俘士卒三千餘人是
 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
 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環等拘於兖州城下謂朱瑾曰
 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
 州執刺史李繼顯斬之 朱瑾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
 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
 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住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
 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
 乃引兵還以瓊弟玘為齊州防德使殺柳存何懷實聞
 賀瓌名釋而用之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
 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特勛求為邠州刺史劉建鋒不
 許勛乃與鄧繼崇起兵連飛山梅山蠻寇湘潭據邠州
 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十二月甲申閩
 州防禦使李繼雅達州刺史費存渙州刺史陳璠各帥
 所部兵奔王建 乙酉李克用軍于塗陽 王建奏東
 川節度使顧彦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
 史馬徽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 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

於翰林俾斬數萬拔翰林寨 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
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
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
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
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
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為喻由是克用愛信之境內無
不依附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
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使人間之及揚言云
蓋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 丙申王建攻東川
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於暉畜以為子戊戌通
州刺史李彦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李克用遣掌書
記李襲吉又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東
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
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
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
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
相繼且常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
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
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關廷豈
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鄰者
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變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
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

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孰圖之克用笑曰蓋
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
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
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
緡克用既去季茂貞驕橫如故河東西州縣多為茂貞所
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朱全忠之去兖州
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
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
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十
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
侍中 彰義節度使張鐠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 朱
瑄采瑾孱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
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
以救之 安州防禦使家晟與朱全忠親吏蔣玄暉有
隙恐及禍與指揮使劉士政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
千襲桂州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晟醉侮可璠可璠
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為副使詔即以士政
為桂管經略使玄暉吳人也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

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勣攻定勝寨
破之 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錢
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

陵仁義不能度旨遣其將湯曰守石城表邠守餘姚
 閩月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
 以救秦郵軍于辛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
 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戰衆不嚴侵暴魏人
 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
 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
 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充鄆畏
 弘信讒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
 之曰公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
 忠以是得專晉東方 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曰於石城上用楊行
 密多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以通王滋判侍
 衛諸將事 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濟上欲復相之李
 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濟朝為相臣則夕至關廷
 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以天雄留後李繼徽
 為節度使 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仕薦弟思敬
 自代詔以思孝為太師致仕思敬為保大留後 朱全
 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
 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辛酉河
 張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為二河夾滑城而東為害
 滋甚 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

州 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
 兵陳贍妻姜建鋒私之贍袖鐵槌擊殺建鋒請將殺贍
 迎行軍司馬張佖為留後佖將入府馬忽踉蹌傷左髀
 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佖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
 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
 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
 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
 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 淮
 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湯鎮海兵不利揚行密遂圍
 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揚行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
 忠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以便宜
 從事 董昌使人規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
 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表亦以餘姚降於錢顧全武
 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
 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
 沙張佖有與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
 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
 攻邵州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揚行密
 盧刺史成及行密閑及家所畜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
 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
 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
 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

單表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疑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陲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奔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鏐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鏐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捧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鏐有舊者持誓書急吊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利害數日公鏐及刺史馮敏章請降以敏章為左都押牙公鏐為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丙戊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

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維祭之宗維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維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其後宗播為建將遇疆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給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邕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振貧乏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鄭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鄭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鄭及兗鄭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鄭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

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充鄆由是不振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
 用去二鎮負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右門還於柙策兩
 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葆宣花等軍選補數千人使
 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軍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
 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
 揚言欲詣闕訟免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
 及嗣周戒不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不屯三橋茂貞遂
 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
 使告急於河東內黃茂貞引兵逼京師延王戒不曰今關
 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不曰今關
 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鄆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
 告之辛卯詔幸鄆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
 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
 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
 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
 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
 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
 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
 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
 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
 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

和以來所貴宮室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
 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
 象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秦陝人也 水部郎中何迎
 表薦國子毛詩博士襄陽朱朴才如謝安道士許巖士
 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
 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賜以金帛并賜何迎 以徐
 彥若為大明宮留守兼京畿安撫制置等使 楊行密
 表請上遷都江淮王建請上幸成都 宰相畏韓建不
 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
 上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數
 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瘼物為
 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
 因奏將與鄆道發兵救援 加錢鏐兼中書令 癸丑
 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甲寅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王搏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 上憤天下
 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
 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
 大夫同平章事朴為文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
 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庚辰升福建為威
 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以湖南留後馬殷判
 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長揚行

密成納之疆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納不足畏也行
密入之雖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木若上奉天
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
之 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
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
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
胤忠臣不宣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
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
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爲破州
刺史崔胤恨象代己誣象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
以朱勣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
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剛足難節度使李思謙
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爲節
度使 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
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
招討處置等使己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
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鏐建
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
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溥爲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以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
東軍 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

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
繼之克用乃還 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十
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
爲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戊子師悅卒揚行密
表師悅子則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 淮南將安仁義
攻蔡州 十二月東川兵焚掠漢眉資簡之境 清海
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瑑譚弘玘據
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
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
襲廣州斬瑑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
司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魏書

唐紀七十七 起強國大荒落盡 君維協洽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寧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縱有厚薄之恩乖無偏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蕪穢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

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已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更名裕 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弃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己亥罷孫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 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眾趨沂州刺史尹處質不納走保海州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揚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

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郵齊曹棟充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充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己未赦天下 上饗行廟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接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劔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奭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樛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張佶克邵州擒將勛 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為泰寧留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龐

師古為武寧留後 保義節度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珂求援於李克用珙求援於朱全忠宣武將張存徽揚師厚敗河中兵於倚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倚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師厚斤溝人嗣昭克用弟克柔之假子也更名感義軍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靜難節度使蘇文建為節度使 夏四月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瑋為匡國節度使繼瑋茂貞之養子也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奔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頔屯驛其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頔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頔衆死者千餘人 韓建惡刑部尚書張榘等數人皆誣奏貶之 五月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辛巳朱友恭為浮梁於楚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

命申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
 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
 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于張把
 岩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覃王赴鎮李
 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
 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秋七月加荆南節度使成
 汭兼侍中韓建核書李茂貞自解奉天之圍覃王
 歸華州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為靜難節度使庚
 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戍成拔
 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
 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
 之外悉輸管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
 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
 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請俟虜
 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
 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成
 將成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上欲
 幸奉天親討李茂貞自幸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延
 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
 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鑿與不安比者臣奏罷兵
 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
 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

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
 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
 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合蓋殺之以謀反
 聞貶禮部尚書孫儻為南州司馬秘書監朱朴先貶
 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朴之為相何迎驟遷至右諫
 議大夫至是亦貶湖州司馬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
 陽周球球帥其眾奔廣陵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
 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
 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輪輓東川
 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以
 厚利待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
 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
 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丁丑李克
 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
 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
 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
 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
 大敗失亡大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
 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
 爭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眾不從
 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收以州歸錢鏐以彰義節
 度使張璠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

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加義武節度使王郜
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
文通 朱全忠既得宛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
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辟清口將趨揚州葛
從周以充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全忠自將屯
宿州淮南震恐 匡國節度使李繼瑋聞朝廷討李茂
貞而懼韓建復從而搖之繼瑋奔鳳翔冬十月以建爲
鎮國匡國兩軍節度使 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
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瑋以
獲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顏彥暉聚
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酒酣命其假
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
萬人建命王宗弼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濬爲東川
留後 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
其黨宇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
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
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
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
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精防出必骨肉嫌忌生於屏
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盃盤而何詞著誓 甲子立
皇子祕爲景王祚爲輝王祺爲祁王 加彰義節度使
張璠同平章事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

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
古管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
輕敵居常弈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
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瑋將五
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
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
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
級餘衆皆潰葛從周也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
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
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
走免過後都指揮使牛存節奔馬步關諸軍稍得濟淮
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
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
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
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
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
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
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
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戊寅立淑
妃何氏爲皇后后東川人生德王輝王 威武節度使
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
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

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邦審邦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都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督葉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溪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西川歲賜贈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詔詞成都虛實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邛邛之南不置鄣恢不成一卒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一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杜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加平虜節度使

王師範同平章事 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
 上下詔罪已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壬辰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謀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復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朱全忠遣副使萬年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大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震為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振抱負之曾孫也 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車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夏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季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義

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奔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 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 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 丁卯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洛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奔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表奉滔自劉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留後守邢洛磁三州而還 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宗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趨永州圖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六月以濠州刺史趙珙為忠武節度使珙之弟也 秋七月加武貞節度使雷滿同平章事加鎮南節度使鍾傳兼侍中 忠義節度使

趙匡胤聞朱全忠有清口之敗陰附於揚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叔琮將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隨州刺史趙匡胤敗襄州兵於鄧城 八月庚戌改華州為興德府 戊午汴將康懷貞襲鄆州克之擒刺史國相趙匡胤懼遣使請服於朱全忠全忠許之 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乙亥加韓建守太傅興德尹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弘信守侍中 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送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言之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史彙濠奔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于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發弓弩全武每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及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及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又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揚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

省之鏖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
 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汴將朱友恭
 將兵還自江淮過安州或告刺史武喻潛與淮南通謀
 取汴軍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殺之 李克用遣其將
 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
 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
 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
 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
 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
 乃解鞍厲鐵臨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
 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癸卯以
 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濬為節度使 加佑國節度
 使張全義兼侍中 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於
 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汴人走前
 常州刺史王祝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
 相過陝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拜之祝固辭不
 受珙怒使送者殺之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
 覆丹闈朝廷不敢詰 閏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
 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甲寅自立太子楨為雅
 王祥為瓊王 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 衢州
 刺史陳岌請降于揚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朱全

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與揚行密交通遣其將張存敬攻
 之洪懼請以弟都指揮使賢為質且言將士頑悍不受
 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全忠許之召存敬還
 存敬曹州人也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李克
 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郾寧於克用克用曰行瑜
 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
 蘇文建赴鎮今纔達天聽遽復二三朝野之論必喧然
 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
 俟還鎮當更為公論功賞其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
 曰罕之自河陽失守依託大庇歲時已深比來衰老倦
 於軍旅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憐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間
 休兵養疾然後歸老閭閻幸矣寓為之言克用不應每
 藩鎮缺議不及罕之罕之甚鬱鬱寓怒其有它志亟為
 之言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為
 用飽則背飛及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擅引澤州兵校
 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
 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
 之罕之遂遣其子顯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胤等
 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
 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揚行密遣成及等歸
 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韶州刺史曾衮舉兵攻
 廣州州將王環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

破之韶州將劉儻復據洧浚隱討斬之

二年春正月丁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
胤罷守本官以兵部尚書陸象昇平章事 朱全忠表
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寧
留後王敬義彰義留後張珂並爲節度使 揚行密與
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
厚救之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
攻貝州拔之城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
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
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發其兵
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胤等殺賢劫崔洪悉驅兵
民度淮奔揚行密兵民稍稍遁歸至廣陵者不滿二千
人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自將救
徐州揚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十餘
人全忠行至輝州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月朱全忠
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癸卯全
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
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
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
表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
却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
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二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

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
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
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
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
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鄆即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
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
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
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
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
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
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
河東絕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
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
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
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揚
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
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
夜叉即走章東逐之德威奮鐵槌擊之遂馬生擒以獻
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奔營走德威追之
出石會關又斬十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
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黎州刺史王壇爲兩
浙所圍求救於宣徽觀察使田顯夏四月顯遣行營都

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甲午置武信軍於遂州以
 遂合等五州隸之 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
 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已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
 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
 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季弘
 襲以李嗣昭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庚
 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等遂取婺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墜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
 度使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
 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以西川大將王宗佶為
 武信節度使宗佶本姓甘洪州人也 丁丑李罕之薨
 于懷州 保義節度使王珙性情及雖妻子親近常不
 自保至是軍亂為麾下所殺推都將李璠為留後 秋
 七月朱全忠海州成將陳漢賓請降于楊行密淮海遊
 奕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漣水防遏使盧江王綰
 將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據其城 加荆南節度使成汭
 兼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
 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持者山林耳若戰
 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
 拔道州擒結斬之 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
 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
 州已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夜天升關以李

孝瓊為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曰以鐵騎
 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西德倫
 等棄城宵遁趣畫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
 甚眾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九月癸
 卯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李克
 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昭義留後 淄青節度使王師
 範以沂密內叛乞師于楊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
 史臺濠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于師範將攻沂
 州先使覘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師曰此必有備而救
 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為師不能止
 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州
 兵乘之縮發仗擊敗之 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李
 璠自稱留後附朱全忠仍請更名友謙請於子姪 加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瓊攻
 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十二月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光作重凡二年 勅編集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

鏐拒之 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

尚書崔胤同平章事 李克用大發軍

民治晉陽城擊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

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洽城點頓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

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加定難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

事 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

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

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

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 邕州軍亂

逐節度使李鑑鑷借兵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亥加東

川節度使王宗濬同平章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素疾宦官樞密使宋

道弼景務脩輿檣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知之由

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

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

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倅除宜俟多難漸平

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茲變胤聞之譖搏於

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下疑之及胤罷相意

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忠書且道搏語令

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殺使

相表裏同危枉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

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丁卯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

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

流 驪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

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

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

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募自

將精兵逆戰於老鴉隈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

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

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王鎰遣使和解幽

汴會又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

為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

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

門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

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宣州將

康備食盡自清溪遁歸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

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二萬涉洛水置營季嗣昭奔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君位在已上惡之彥君亦自求引去時藩鎮皆為彥君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乙巳以彥君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荆南節度成汭以禮朗本其親屬為雷滿所據彥君割隸荆南朝廷不許內頗怨望及彥君過荆南內置酒從容以為言彥君曰今公位尊方面自比相文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洵甚慙 丙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律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裴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坦之弟子也 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潯沔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因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唐相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為之死庸可異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處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見鎔鎔以

其子節度副使昭柝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縉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柝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璠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璠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紿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璠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璠為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尾橋趣幽州道潭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杞州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 張存敬

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示怯欲依城自固。子部乃遣處直出戰于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弃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動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縉帛十萬，禡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初，崔胤與士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愴、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承偁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桃多變，

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惟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歧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召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訪問且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杜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惶，膝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侍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

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完牆以通飲食
 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
 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
 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
 續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
 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
 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高亮宮人左右方士僧
 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書以十車載戶
 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
 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
 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懼未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
 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圍返正左僕射
 致仕張潛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
 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棟李惠客游華州上韓建書略曰
 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
 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
 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
 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杜稷是依
 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入
 心至今詞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
 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
 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衛鼓行而西明公求

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論以
 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
 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
 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
 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
 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詔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
 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
 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相
 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
 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官矣
 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追振
 如京師詞事既還又遣親吏將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
 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 是
 歲加揚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
 史 太子即位累旬藩鎮廢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
 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
 為數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
 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
 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
 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
 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
 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

苟狐疑不仗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哉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樸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僇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千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名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二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丙午赦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并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

使李師虔徐彥孫自壽皆劉季述之黨也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晏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之令胤主左軍晏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使上方謂胤晏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欲食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表易簡周敏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官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已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駕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舍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

庚戌絳州刺史陶建劍降之王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緡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閻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日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泉窠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反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粹王至令諸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如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其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尚荷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

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遂使止之曰大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歎歎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使欲攻之 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常在權傾幕府故請引之 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陷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隱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弃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

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
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丁丑救天
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
麴之利一年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
欲抑宦官聽酷者自造麴但月輸推酷錢兩軍先所造
麴趙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東川節度使王
宗暉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氏叔
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
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
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
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眾芻糧不給又兩士卒瘡
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詣道軍亦
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
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
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
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朱全忠奏乞除
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已為帥癸卯以全忠為宣武
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
錢鏐守侍中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
李茂貞借其利表乞入朝論奏獲全誨請討之茂貞自至
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
貞為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

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
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
以機密渙綸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重
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
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
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
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
難救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
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
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
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
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怙怙不安也陛
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
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
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
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
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
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
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
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克用遣
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
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環降之 閏月以河陽節度使

丁會為昭義節度使孟遷為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依亂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贇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贇即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宜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羨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誣譏訴胤滅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職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李東都茂貞欲上李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全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宜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象不樂吾返正正日且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請對曰返正之謀獨巨與崔胤輩數人知之象不知也一日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護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諫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彦弼李繼

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彦弼輩語漸極強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恃益甚上曰為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導教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勦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彦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朝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故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權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此兵鬪於關下臣

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宋全忠大舉兵發大梁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抗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抗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抗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祖帥眾三千降之韓全誨聞宋全忠將至丁酉全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官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其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僊朝來彥弼輩無禮極其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上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内庫寶貨惟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宋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關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宋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

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過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遍上下樓上行纜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踢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宋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漫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磴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藍屋乙卯留一日宋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濟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遊謁全忠責之對曰建自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

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從忠武節度使趙瑫為
 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
 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
 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僊等二百餘人列
 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
 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誘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
 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
 權句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
 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
 於臨臯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
 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其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
 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
 臣將兵入朝轉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
 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歛兵歸保士卒茂自遣
 其將符道昭也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
 破之 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
 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
 災非臣下無禮譏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
 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尚不預謀何煩陳論上
 優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
 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
 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

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
 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
 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乃以書求援
 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趨晉州與
 汴兵戰於平陽比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趨之迎駕己丑全忠
 遣朱友寧攻熱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熱屋降屠
 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詔以
 裴贇充大明宮留守 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遣表薦
 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
 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
 考丘龔禁樵采文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
 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
 神福受其鴆賂而還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
 馮行襲遣副使曾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
 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徇全忠行襲盡殺中
 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
 遣使乞師於王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
 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信前東川節
 度使王宗暉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
 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
 州刺史危全諷天火燒其城士民譁驚詣將請急攻之

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良火
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少時嘗
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
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
效吾暴虎也 武身節度使雷滿蒙子彥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